庸盦筆記

庸盦筆記卷六目錄

幽怪

庸盦筆記卷之六

幽怪

無錫薛福成叔耘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浙江提督駐甯波府城其署乃明萬歷年間宰相沈文恭公一貫故宅也有空樓九間人不敢居沈氏子孫每於冬至元旦入署祭拜提督不之禁也相傳沈公時見形樓上若朱衣紗帽則提督必得議敘加級等事若藍袍或便服則提督必有丁故降革等事一夕陰雨晦冥營兵在樓下支更者喝號敲鑼適打四更見樓上有前

代弁兵裝束者喝號敲鑼亦打四更營兵大懼畢絕於地久之其夥怪更鑼不鳴羣趨視之始共救醒余謂沈公相明神宗偏私多而補救少且爲末季黨人之魁考其相業殊無足稱何以逾二百年尚能獨著靈怪蓋其爲相寶尊且久取精用宏所以遺燄猶未歇絕歟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雍正乾隆間吾錫顧持國先生維以工制舉文名於世然性情頗執拗既久不得志於場屋有憤時嫉俗之心行事益與世背馳故兄弟四人皆以科第發聞先生獨

以許生終其身既年將嫁其女當時風俗以用花轎爲貴然如貨之則壻家約須多用錢十緡壻之父母未之允也先生謂媒曰若無花轎我當養此女不嫁壻之父母亦謂媒曰若必索花轎我當以其費爲子買妾媒於是奔走兩家陳說百端皆堅不見聽先生設誓不嫁其女而壻家竟爲其子納妾媒亦敬謝不敏婚事遂作罷論矣明年元旦其女方盛服拜賀父母先生怒目視之曰汝尚有顏來見我乎其女含淚歸房距戶自經慧山有東嶽大帝廟素著靈異是夕廟祝聞殿上有鬼哭聲

如是者三夕於是壻之父及兩媒皆夢至嶽廟就質神研訊良久其案始定神謂鬼曰花轎於婚事無關輕重汝父以不得花轎而誓不嫁女已大誤矣復無端罵汝迫汝於死是此案汝父之過爲最多然女無訟父之理故汝父不必到案今但以衆供確鑿定案可也汝父命中本無科第然念其皓首窮經子孫當有得科名者今以此事皆削去之謂壻之父王姓者曰兒女婚姻非用意氣之地若親翁一使氣一不使氣則無事矣今汝激於顧翁之言不肯相讓釀成人命且花轎爲費無幾何

至慳吝若是汝命中本有一舉人今罰汝三世之後得之謂媒某姓者曰凡傳兩家之言當有斟酌今汝於其負氣之辭非惟不肯稍隱又加甚焉釀成人命職汝之由汝尚有十八年陽壽今減去一紀以示罰謂媒劉姓者曰汝於此事頗欲排解然於某媒之傳言不謹不能救正亦有過焉汝今年本可捷鄉闈且有進士之望當罰停十三科至汝孫方得之鬼哀籲曰吾父操行廉介不得一第其子孫科名可否免其罰去神曰凡人自詡操行但見己之是見人之不是其居心已薄矣且汝知

執拗之爲害無以勝於操行不正者乎此案亦猶是也吾之斷獄雖就案論案然亦參覈其人生平之居心制行而定焉豈汝所能籲乎明日婿父往見兩媒以夢相告無一歧異厥後于姓之曾孫果得一舉人逆溯之已三世矣某媒如期而卒劉姓之孫名承本者果捷道光八年鄉闈適符十三科之數旋成進士顧氏自持國先生迄其元孫竟無得一第者

立誓減壽遊庠

錫金兩縣於承平時童生應學院試者一千數百人而

學額僅三十八世俗之視秀才也頗重而得之者亦頗難往往有文學均優爲作俱佳而侘得侘失年至班白猶涵迹於童子軍中者西溪顧氏無錫舊族也捷鄉會試者近十人有諱鎬者亦工制舉文縣府兩試常冠其軍年將四十未博一衿旣困於貧又素懼內頗遭其妻之白眼意鬱鬱不樂乃赴慧山之東嶽廟詣神前立誓曰如我命無遊庠之望願折陽壽以易之但能一得秀才雖速死無憾矣是年試於學院果獲雋舊例凡院試所取者必由本學教官擇日率新生謁夫子廟始得列

於附生之籍顧生未及謁廟病不能與新生謁廟之日正顧生垂危之日也越日而遂卒余少時嘗聞顧氏長老相戒謂東嶽廟威靈顯赫大神之前不可冒昧立誓也

麻姑締姻

乾隆年間無錫陳翁遊幕河南儁雅拔俗常爲郡縣上賓晚歲倦遊里居室有三女皆賢孝工詩戚黨推爲國色其次女即外祖母陳太夫人歸我外祖顧公願堂先生者也實以乾隆丁酉三月三日生年十九尚未字顧

氏與陳氏舊爲姻婭顧氏長老每至陳氏見三女臨窗刺繡儼若神仙歸而歎羨不置乃爲外祖求婚陳氏未之許也外祖年十七學幕山西會赴京兆試見燕市中有卜者因就卜焉卜者曰子今生於科名無分然將有非常之福凡人祿享萬鍾榮居一品者俗福也山水怡情著述壽世者清福也其介於俗福清福之間者莫如豔福豔福非有夙緣終身無望玩此卦象子若向南方當得神仙爲嘉耦亦得神仙爲媒妁豈非常人罕得之福乎及榜發落第南歸省親先是曾外祖母供一麻姑像神

彩精雅數百年物也曾外祖母朔望焚香展禮事之甚
虔至是夢麻姑謂曰汝年老無婦當爲汝子締姻會陳
翁陳母六旬雙壽慶者盈門凡女賓至則延之內室三
女周旋迎送有一女賓年未三十濃粧靚飾翩然入內
三女陪侍於旁戚黨媍媪同聲驚訝曰今日賓主眞天
仙聚會也女賓欲見壽母陳母出而見之問何姓答曰
麻氏問居何里答曰余無家今日爲作冰人而來不必
多作寒暄語頃見女公子皆係天上謫仙長者端莊較
有世福季者豔麗恐難永年仲氏容德尤備然八年後

恐遭奇厄此係前定之數也余所以來者乃欲爲緒姻緣亦係前定今日午時有某冠某服自西方來者年甫十七卽其人也遂翩然而出陳毋追送之已忽不見家人相與驚詫以爲遇仙俄而外祖以姻家子往祝壽其時地年歲冠服悉合陳翁亦素高外祖之才遂以女女焉陳太夫人旣歸顧氏見所供麻姑仙像若素熟識者蓋卽見之壽筵者也益竦然敬之其後八年陳太夫人年二十七果無故自縊而卒其姊歸沈氏妹歸曹氏境遇年壽皆如所言陳太夫人生一女後歸曹氏外祖續

髮侯太夫人亦生一女即先妣太夫人也余幼居顧氏見顧氏族黨每逢元旦必來拜陳太夫人畫像瞻慕久之始去有周孺人者外祖之從母也年八十餘矣每來談陳太夫人則口講指畫娓娓不倦因指畫像曰方陳太夫人自縊時理妝不異平時余奔往解救欲灌薑湯以刀抉口堅不可開上唇漸縮微露兩齒畫工亦遂仍之此不過肖十之五六耳然南鄉有觀音菴者其比邱尼來嘗齋奠延善畫者摹繪以去供爲大士像今聞靈異乃益著戚黨皆知其生有夙因云

扶乩問題

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題爲執圭一節合肥縣諸生有先期扶乩問題者乩盤大書唐伯虎三字遂寂然不動諸生沈思苦索有悟者曰唐伯虎自號六如此題中必有六如字也因檢論語得執圭一節爲文會者十人是歲合肥諸生舉鄉榜者七八而六在會課中惟李玉泉封翁以鄉居未與於此會又道光癸卯科浙江鄉試題爲子曰加我數年兩章杭州諸生亦先期扶乩問題乩盤大書在白雲紅葉之間當時莫能解者及題既出始

悟題之上爲於我如浮雲之雲字題之下爲葉公之葉字與紅葉之葉字音異而文同塾師教童子讀論語向於葉字加一小紅圈讀作葉公之葉字則乩書紅葉之紅字亦有着落云

扶乩奇驗

曾文正公嘗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鸞等術然亦有奇驗者李忠武公（續賓）之克九江也余方銜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師方與人爲扶鸞之戲問科場事余默念此等狡獪何足爲憑乩盤中忽寫賦得偃武

修文得閒字余言此係舊時燈虎作敗字解所問科場事其義云何乩盤中又寫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詫曰九江新報大捷殺賊無遺類何爲言敗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現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問所云不可喜者爲天下言之乎抑爲曾氏言之乎乩判爲天下大局言之卽爲曾氏言之時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異之而不解所謂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敗全軍盡沒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縣人新死於兵將赴雲南某城隍之任

道經湖南云曉一軍之勝負關繫甚鉅此時文正雖奉諱里居而東南全局隱倚以爲輕重忠武固文正舊部而文正之弟又在軍中半年之前敗徵未見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豈不信哉

城隍神世故

李幼泉都轉昭慶相國肅毅伯之季弟也常統萬餘人勦賊以功擢鹽運使將入都候簡遇疾不果以癸酉之夏卒於天津方病篤時都轉厭其困苦乃密自爲一疏遣人赴城隍廟焚之大旨謂上

念老母不忍遽謝人世然修短有定數原難勉强自揣
生平尚無大過若壽數未絕請即令痊瘉若壽限已到
亦即早令溘逝免受此淹纏之苦也焚疏未及半時都
轉忽夢城隍神遣人持柬來招隨之俱往與城隍神款
語片時即返伯相適來問疾尚未知都轉焚疏之事也
都轉自稱病之口渴呼湯飲之遂語伯相以焚疏之故
且曰我向者到城隍廟一行也伯相問見城隍行何禮
都轉曰如世俗賓主相見禮一揖而已因述城隍神之
詞曰人之壽數非我所能主持我已將大疏轉奏上帝

矣予之壽數原止於此然予上念老母孝意可感且予多年帶兵有功無過我料上帝必有延壽之命予盍歸乎拱手而別伯相聞之頗喜冀其或有轉機也不料是日都轉遽卒此事伯相親爲余言之且曰當城隍神轉達奏疏之時彼豈不知上帝之未必能允而以延壽慰予弟者蓋城隍神之世故也

生作城隍三日

嘉興石蓮舫廣文中玉於同治壬戌移居上海三林塘病中夢有相迓者出則旌仗喧闐隸役擁衞掖之升輿

視轎前兩提燈則淮宏城隍府也及至署南面高坐判官及諸隸役以次叅拜判官捧公牘請判堆積盈案茫然不知牘內何詞判官摘紙尾但令畫行標硃而已判畢堦下眾囚環列分起就訊廣文不知所爲目視判官判官曰杖則杖之曰鞭則鞭之曰付某獄即牽去廣文偶舉首見對面一戲臺其臺上聯額皆默識之凡在署理事三日始送之歸未至家數武有一廟廟門新貼上海縣令告示廣文命停輿視之俄至家忽甦則病已三日不食矣呼其子芳釆曰上海縣令新出告示其詞云

云盍往視之芳采往視果一字不差乙丑歲廣文公車北上過淮安入城隍廟視戲臺聯額一一如夢中所見嘉興人趙桐生太守銘爲余言之

死生前定

李忠武公續賓三河之敗全軍五千人皆燔於賊有勇丁某甲匿積尸中以免夜半忽聞傳呼聲自北而來以爲大股賊復至戰慄不敢出聲竊視其燈知爲本地城隍神騶從甚盛旣至神據案南面坐展閱一簿土地神閱尸唱姓名見死者皆能自起應之唱至某甲城隍神

詫曰是人當死於江西萍鄉縣𢇁蘭爲在此土地神跽曰
實尚未死乃復按簿閱戶天將明而甫畢神旣去某甲
徐起四顧無賊乃負傷匍匐乞食輾轉山谷逾二月始
歸衡陽本籍誓不再出從戎家居數年貧乏日甚因念
勇丁某乙有素負若干索之可以供饘粥其軍時在醴
陵尚非江西境不妨一往至則某乙已營甫拔向萍鄉
又念萍鄉去賊尚遠往留一二日當無恙也因先致書
某乙俾豫措所負之數然後往取之某乙如所囑召某
甲往甫留一餐某甲亟取資斧束裝將行忽端坐不起

視之氣已絕矣

蓬萊仙跡

登州蓬萊閣頗多仙跡土人往往有所見聞表弟楊墨卿嘗以事至登州適值溽暑夜不能寐黎明登城納涼至蓬萊閣邊紅旭方升見兩童子容貌蹁躚方在雉堞睹跳每移一堞迅如鳥飛捷如猿升數丈外猶見之及迫近雉堞童子忽跳出城外亟俯視之固無所見且城堞離地殆四五丈不知其爲人歟爲仙歟抑爲狐也

縊鬼爲祟

余外家顧氏居無錫城內西溪上數百年舊族也相傳雍正初年有一道士過其門忽植立睇視曰吁縊鬼入矣頃之連聲稱縊鬼者七乃詣閽人告曰此宅有七縊鬼入門自今以後當有七人自縊者及今驅之尙可爲也何不請我作法以拯此厄閽人入報是時宅主顧持國先生先妣太夫人之高祖也性方嚴以道士爲妖妄斥去之道士笑曰固知定數不可挽也長歎而去越數年持國先生將嫁其女與壻家爭花轎不得女忽自縊其後先生之從孫某爲母所斥責與其妻同縊於樓上

孫婦高孺人與其夫不相得遂自縊其夫旋亦自縊先生之曾孫某婦自書塾忽自縊於桑下七十年中男女縊死者六人外祖母陳太夫人既歸顧氏柔順靜默終日垂簾刺繡與諸姑娣姒無間言每晨起梳妝窗外桂樹一株常有小鳥鳴其上若曰蠟梅花上街披裏去披裏去陳太夫人以問左右左右不聞也有吳媼者陳太夫人之乳母也目能視鬼常云見一縊婦手持髮一綹短繩一條徘徊房戶外陳太夫人斥之曰咄速去毋妄言越數年媼忽語家人宜謹爲備昨見縊鬼抃舞雀躍

揚揚出入者數日矣而顧氏祖宗皆切切聚謀若甚有憂者果何爲耶於是家人防護維謹先是陳太夫人性喜佩蠟梅以其格高而韻遠也嘉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陳太夫人晨起盥漱忽聞門外有賣蠟梅花者亟遣吳媪出呼之逮持花入則陳太夫人已就側室自縊矣側室者家人所呼爲披厦者也自是鳴鳥不復至閱年餘家人或夢陳太夫人來告曰吾請於上帝已驅除一方縊鬼矣故至今城西數里無縊者云

淑靈呵護家人

相傳縊死之人往往在其死所爲厲然亦有不盡然者余問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初卒也每淸晨薄暮家人恍惚見其形影出入家祠中幷神不異平生其所縊之披裏者後改爲廚房一夕竈下養遺火於積薪夜將半家人如有聞呼救火者皆於夢中驚起則竈前煙燄已迷漫矣室中固有水缸缸內有瓢咸於煙燄內望見一麗人以瓢酌水連沃叢薪火巳漸熄家人遽前逼視見薪邊溼水淋漓瓢亦投在缸外乃合力傾水滅火始悟救火者實陳太夫人也外祖早卒外祖母侯太夫人艱苦

守節撫育二女一爲從母適曹氏者一則先妣也是時家貧亦立恃女紅以度日侯太夫人旋得嚴脹疾卧在牀褥九年未瘉侯太夫人常怨言曰彼無端縊死以後累遺我使我受百般苦況求死不得鬼如有靈能攜我同去乎一夕忽夢有姝一人翩然來前謂之曰我自沒後得返舊位未嘗不樂然繫戀故廬常來呵護家人郎艮人之死我籲求上帝跪膝將穿竟不獲允所請顧氏家運衰矣所幸者吾妹一女福德兼全他日外孫鼎盛吾妹猶及見之且有三十年陽壽今疾當全瘉矣乃以

手摩腹覺冷氣自臍間湧出一驚而醒則殘燈熒然彷彿有人影瞥然而去腹中癥結覺已盡消明日霍然而起以夢語家人驚詫良久終身不復忘陳太夫人其後余與諸昆季常從先妣居外家道光乙巳余年八歲陡患爛喉痧症諸醫皆束手以爲必死余忽於病中見一人彷彿如陳太夫人畫像手執盂水灑之徧體清涼未數日痧透痂落病遂釋然迄今思之其遺像猶在目中也光緒五年始以伯兄撫屏前任山東濟東泰武臨道二品頂戴貤贈外祖及外祖母如例距陳太夫人之卒已

七十七年矣然顧氏已絕無後余志尙欲爲置祭田云

水鬼白晝拉人

兩江總督衙署在金陵城北粵賊踞金陵時嘗爲僞天王府內有花園園內有池甲子六月官軍克金陵洪逆僞宮人赴池水死者百餘人辛未十月復營爲督署余時在曾文正公幕府幕賓所居之地與花園相距甚近余夜觀書常至三鼓往往聞窗外剝啄聲余知爲鬼置之不理如是者數夕余厭其煩乃右手秉燭左手執棍出驅之羌無所見既返室中則拊窗聲敲門聲與板壁

外彈指聲終夜不息余亦置不與校然竟未敢入余室也其後余習與相忘不以爲意而所聞亦轉少於前及

李雨亭制軍宗羲總督兩江甲戌之秋幕客有遣其僕赴茶鑪取水者怪其久不至復遣一僕往趨之行過花園微聞有呻吟聲則見前僕顚仆池邊兩手據地作竭力支撐之狀黑氣一團旋繞其旁駸駸將入水矣後僕大呼同事者聞聲奔集黑氣跳入池中汩然有聲僕悶不省人事以湯灌之良久始醒但云行到花園忽見一鬼出自池中拉余入水余驚懼仆地然口雖不能言而

心尚有所覺極力掙拄已爲所拖若再無人呼救則命休矣是日甫值下午不過二三點鐘天陰微雨水鬼儼然出池拉人於是過此者咸有戒心未及兩旬而制軍之猶子忽死於池中猶子年已四十餘先數日接得家信有喪明之痛故水鬼得因其慼而祟之是年冬制軍遂引疾去位數月之前衰氣已見故水鬼敢白晝拉人至其夜鬧僅在余窗外剝啄則猶斂戢之至者矣

水鬼假冒舢板船

余在曾文正公幕府時蜀人中往來較密者曰李眉生

廉訪鴻裔蕭廉甫大令世本唐柏存大令煥章而三人者又甚相得也壬申二月文正公薨其五月喪舟取道長江南旋時柏存奉大府檄護送眉生亦自具一舟送至洞庭湖口於是喪船眷船及屬吏之送別者水師舢板之護行者不下數十號大府調火輪船三號拉之日駛三四百里柏存每往來於眉生及曾劼剛通侯紀澤之船晝則聚談夜則歸其本舟習以爲常自登舟之後柏存舉措言語頗改常度嘗謂眉生曰吾不久於人世矣欲以後事相屬眉生詰其故則欲言復止恆咄咄書

卒皆頹喪無聊語也眉生百端譬曉輒復豁然自失言笑如平時一夕舟泊大通柏存於二更歸舟舟中人皆寢矣蓋柏存蹤跡飄忽時往時來舟中人習見之故不之伺候也明旦其從者將進盥水不見柏存徧問舟人有一老者答云昨夜三更時聞船後有人聲稱李大人遣舢板船來接唐老爺者旋聞洞然有水聲余謂彼船以篙激水來之聞也是時船已開駛百許里咸謂柏存在眉生船也是晚舟泊九江乃赴眉生船問之不見柏存且云並未遣舢板船又徧問水師各舢板皆云不知

於是有悟者曰噫柏存死矣此必水鬼冒爲舢板以誑柏存也柏存今已入水矣既而久之不得確耗乃懸賞格於沿江上下有告得柏存尸者賞銀五百兩閱月餘有一木客在金陵告云木簰過大通時忽一浮尸隨簰而起惟失一首蓋已飽魚腹矣因取而埋諸江岸木客亦四川人也乃遣人隨木客往大通掘視之衣服靴帶皆係柏存之物靴頁內尚有唐煥章名片乃賞木客而斂其尸歸諸四川云初柏存之溺也蕭康甫方爲天津縣令未得柏存凶問忽夜夢見柏存倉皇而至滿身淋

濶如冒大雨者見廉甫憮然無言問以適從何來不答固問之乃曰吾亦不知何以一滑便下竟至於底不能出也因不坐而去既醒而凶問至

鬼笑可畏

梅伯言郎中有友某君素以膽力自負郎中與之戲請必以實事爲證是時金陵城內有一池在曠野中素號多鬼每薄暮居民相戒不敢行即有事必紆道疾趨過之郎中與某君約以一物置池濱俾於深夜往取之取來則輸以酒殽一席不能者罰亦如之某君往至池邊

取物并立而俟之以觀其異須臾水面發泡頃之冒出兩手及身至踵一鬼踏水面而行登岸復前行某君踵而隨其後入一窮巷前無出路某君植立巷口鬼將返欲出不得作諸怪狀以怖之不爲動相持至五更後鬼披髮吐舌作欲前搏噬之狀某君亦披髮吐舌對之曰汝技止此耳天將明鬼技益窮乃長嘯一聲啞然而笑某君不覺驚懼昏暈仆地明旦巷中人啟戸見某君灌而醒之送還其家自是某君膽益小夜間非有三四人不敢出門嘗謂人曰鬼百般怪狀皆尚可耐所最難視

者其笑耳迄今思之猶令我悽神寒骨毛髮俱豎也

新鬼回家

朱雲甫觀察其昶以光緒戊寅五月朔日病卒天津招商局是時天津疫氣流行死者甚眾觀察感受時症本非甚劇庸醫誤以犀角地黃藥之遂至不起其家在上海有兩宅一在城內一離城二十餘里是月初五日午後城內宅中一傭媼忽瞪目囈語家人環聽之觀察聲也從而問之乃大哭曰我已於初一日辰時死矣家人大驚問既死何以能到此曰我鑽在報喪信函中附輪

船南來將近海口我急欲到家離船而走甚勞倦也問報喪信何時可到曰明日辰刻問以何病死復哭曰今日甫經查明吾尙有陽壽二十五年前因母親大病減借十年亦尙有十五年誤服庸醫之藥遂至枉死吾到陰間一無拘束以生平無罪孽也亦各不收納以死期未到也可速焚一紙輿給我我將到城中大王廟及蕭王廟一行即無事矣我再當赴鄉間報知母親此事非可久隱告之則慟在一時不告則憂疑轉無窮也家人問債項如何曰我積虧久矣今旣死不過以不了了之

問所用錢有細賬乎曰無有我生平用錢無一不在面子上者即無細賬朋友自能代我淸釐也家人如其言買紙輿焚之須臾老媪遂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是夕覘察之母在鄉間宅中甫晚膳即倦而就寢寢甚酣久之忽在牀上哭曰吾兒死矣問之則所言盡與老媪同已而報喪之信果以初六日辰時至

庸醫殺人有定數

同治元年京師大疫有某部郎病後汗出不止身熱頭暈忽覺離其寢室出其大門門外有駕車以待者乘之

而行街道皆素所未經至一巷口遇同年某孝廉亦乘車而行頃之至一衙署則一素識之某主事已先在三人並不交言語閽者延入花廳有一官人方面而白鬚眉者非

本朝衣冠也分賓主坐官人取桌上册檢查忽謂其下曰某老爺何以至此速即送回即有兩人擁某部郎出門登車見其亡父立於道左呼曰汝何以至此汝壽命未盡昨日誤服某醫生之藥麻黃三錢足以殺人吾爲汝減去三分之二速即回家尚可活也言訖而去車倏

忽已至大門兩人者從車上推之一跌而醒則偃臥牀上妻子環而哭泣死已半日矣忽呼口渴索粥湯飲之命取藥渣稱之僅得麻黃一錢視藥方則固三錢也問之藥鋪鋪中人答云麻黃三錢係某夥所稱掌櫃疑其太少復重稱之確係三錢雖兒去而心終懷疑也又遣人問某主事某孝廉皆已死半日其時刻正同其藥方皆係某醫生所定俱用麻黃三錢云

村童夜陪鬼飲

距無錫數十里有鄉鎮曰大牆門者明季富室某氏居

之貲雄一邨其居址自大門以及內宅占地幾五六里今雖改爲村落而士人猶名其地曰大牆門光緒初年有村婦攜一七歲子同居其夫出外貿易而童子讀書村塾一夕童子自塾歸晚餐後忽云有記書條忘在塾中欲往取之村婦以塾中相隔不過數家命童子攜燈前往良久不返俄而雨聲淅瀝村婦倚閭盼望中心如焚而大雨滂沱矣待至三更後雨勢稍止村婦自往塾中詢問塾師則云童子並未到塾村婦徧走村中循戶問之皆云未見復赴溪邊呼問傍岸各船俾以篙撩水

恐其或溺於河也亦竟杳無蹤跡只得歸家自念祇此
一子而無端失之恐爲其夫所斥責愁悶欲死其族婦
有來伴居勸解者延至四更忽聞門外剝啄聲亟啟戶
視之則儼然童子也其衣履並無溼痕詳詢其故童子
曰方余啟門欲往塾中忽有一人從旁突出挾余而走
其行甚疾須臾至一處燈燭滿堂僕婢雜沓排筵宴十
餘席左男右女忽抱余入座見其相對言笑略聞其聲
而不辨爲何語一美人款余嘉殽數種余微嗅之有泥
土氣因嚼而不咽潛吐於地久之見一翁一媪大呼入

門曰何故騙誘我孫速即還我始在堂下與僕婢爭論繼而上堂拍案揮拳燈燭盡滅男女僕婢皆不復見身在墻室無路可出適有微光射入窗內細審之知爲某氏家祠覺媼與翁尚在堂上媼謂翁曰何不挾之送往家中翁遂挾余而走斯時窗戶關閉不知何以能出往返所經街道似與常路微有不同倏忽至門翁遂舍余回首無見也旣而童子之父歸家詳詢翁媼狀貌果童子之祖父與祖母也葢翁媼於粤賊滋擾時投水殉難宜其靈爽昭著能護其孫矣拍案一怒使某氏之鬼銷

聲匿跡殆其正氣所懾歟

狎遊客遇無常鬼

嘉慶中先祖薌圃府君設帳無錫北門外有施生者年逾二十荒廢學業爲狎邪遊屢誡不悛先祖擯之門牆外施生益流連酒色一夕在妓室酣飲四更後肩輿歸家適經一橋忽見一人身長丈餘白衣高冠肩掛紙錢如世所稱無常鬼者植立轎前對之嘻笑轎夫皆驚駭狂竄委肩輿於橋上頃之有擊柝行夜者見轎中人已半死復爲呼集轎夫舁至家中灌以薑湯嘔綠水一盂

而卒盡其膽已破矣夫施生困於酒色神不守舍死期將至而後陰氣乘之固非無常鬼之能嚇人也

楊孝廉遇煞神

俗稱人死之時皆有煞神其氣甚凶而見之者亦往往不利道光初年吾錫楊緝甫孝廉熙以制藝名於時為東林書院山長一日往其族叔家中問病未至廳事陡覺冷氣逼面仰首一望忽見一物似雄雞者集於廳屋之上其眼中綠光兩道直射人而凝神視之漸覺已之眼中亦有紅光兩道出與綠光相接其始紅光甚短繼

而漸放漸長紅光放長一寸則綠光縮短一寸相持良久紅光將逼雞身忽聞怪嘯一聲雄雞奮飛而去廳屋亦塌倒半間孝廉始徐步入內知其族叔病勢初甚危殆既而稍覺平安蓋紅光與綠光相持之時也於是方悟向者所見實係煞神今既逼之使去病或可愈欣然將歸甫出門則哭聲舉於內矣夫孝廉之目光能與煞神相抗而終勝之其所養必有過人者然人之生死業既前定故其族叔之亡雖稍緩須臾而終不能免也

離婚酷報

湖南某觀察以鹽筴致富卜居揚州其長子娶某太守之女惽其貌寢納妓爲妾妾恃寵陵嫡而其夫常右之久之某氏有孕其母家恐妾之惎之也迎之以歸觀察之子聽妾之慫惥卽令其弟寫離婚書告絕於某氏而沒入其賫財甚富某氏生女遣人來報冀觀察之子或許其歸也而觀察之子執意甚堅復令其弟作書拒之曰此女非我所生某氏聞之先殺其女取翦刀自斷其喉大呼一聲由牀上自投於地以死數日而觀察之次子有疾鬼附言曰汝助兄爲虐作書絕我我將捉汝以去

病者之妻出訴之曰汝自見棄於夫不能報怨乃反欲令我作寡邪鬼應之曰夫之惡我豈舍之哉我夫不能書而叔代爲書叔罪實大且渠陽祿已盡吾故先捉之言畢寂然氣已絕矣此同治戊辰年事也辛未四月觀察大病死而復蘇召其長子使速辦後事曰我與汝終不免吾適至陰府與新婦對質而不勝以我不能訓汝六十日必來捉我次當及汝矣六月中觀察果卒蓋六十一日矣後數日長子亦卒其妾見鬼謂之曰吾將使汝守寡一二年再來捉汝余聞人談此事時妾尚未死云

鬼魅現形

道光季年揚州鹽商有家婢爲魅所擾設法驅之皆不應婢言魅有形質夜半即至與之共臥其冷如冰商命兩媪挾與俱寢夜半魅至二媪狂呼奔竄商無如之何或獻計召優伶四人使扮王靈官温元帥趙元壇周將軍環坐婢牀而徒婢於他室以待之夜三鼓有風肅然窗戶自啟王靈官知魅已至挺鞭將起禦之忽見黑氣一團直奔婢牀王靈官驚而顛仆悶絕於地而魅亦不復見於是商家男女婢僕皆驚起煮薑湯以灌王靈官

良久始甦已折去一齒矣一僕燃燭於室隅忽大呼曰鬼在此鬼在此羣趨視之則見一鬼影嵌在壁間其黑如墨亦有面目鼻口而不甚清晰蓋魅與王靈官相遇之時王靈官固爲所驚而魅亦驟見以爲眞神慌張失措故嵌於壁間以致不能遁去也眾以燭火炙之唧唧有聲愈炙則黑影愈淡然其後壁上終彷彿有鬼形雖常炙不能去也自是魅不復至婢亦無恙云

鬼負壞牆

道光年間浙江臬署花廳屋倒是時某廉訪方宴客忽

聞小兒在院中大哭廉訪怪而出視之諸賓客相隨趨出而屋塌然倒矣後問小兒何哭小兒云適見青面獠牙者數十人皆以肩背負牆若甚用力之狀余心怖焉蓋廉訪與諸客不當壓死故羣鬼爲之負牆復借小兒一哭使之驚出而後頹塌也趙桐生太守從軍山東夜已就寢風雨暴至卧室傾崩聲震數里同人驚起奔救皆謂桐生必死有號哭而呼桐生者微聞有答應聲乃使勇丁撥瓦礫掖出之則固毫無損傷衆詢其故知桐生方睡熟時夜半忽醒披衣起坐欲取便壺溲溺未及

俯耿而耳中聞排山倒海之聲牆宇四面壓下桐生所
坐之旁適有一柱支拄廓然中空僅容一人向使桐生
首尚在枕則其腦必被巨甎破裂而其足亦必爲壞梁
壓斷又使桐生果取便壺俯身牀外亦不免於壓死乃
寢而忽坐坐而未俯不先不後間不容髮非若有使之
者乎然後知人之死於非命者莫非前定雖知命者不
立巖牆之下而人之所以受巖牆之禍者蓋亦其命然
也

旅鬼索路憑歸費

陳作梅觀察鼐嘗爲余言少時居山西學院幕中同人有患瘧疾者往往作囈語人俟其清醒時問之則云嘗見有一人年四十餘自稱與我同事三年前曾居此室因日長無事特來相訪以破岑寂衆詢諸署中老吏前任學院果有一幕友年四十餘病死室中述其狀貌衣服無一不合一日鬼復憑病者對衆言曰我久客思歸而苦無路憑恆爲關津吏所留阻諸君如能爲我辦一文書感且不朽諸幕客言於學使者用鬼姓名塡一路票蓋印旣畢禱而焚之須臾病者拱手謝客曰諸君惠

我甚厚雖然我欲啟行而苦無旅費若之何衆復醵貲爲買紙錢紙錠焚之病者復拱手謝曰荷諸君之贈行囊頗豐吾今從此逝矣言未旣旋風忽起於地上紙灰亂飛如蝴蝶漸轉漸高結成圓球吹入雲霄倏忽不見病者亦遂霍然而愈

鎭江府學署中鬼聲

余年十二三歲時先大夫官鎭江府學教授余兄弟皆在署中讀書署乃數百年舊屋也前官及眷屬多有病歿於此者每三更人靜臥室外輒聞履聲橐橐然如著

方頭靴蹀躞於中庭者或啟戶持燈出視則寂無音響旣入復然久而與之習慣不復以爲異也或聞女子弓鞋木底聲又或聞推窗拔門啟戶聲明日視之則掩閉如常或置算盤及棊筒於桌上輒聞推算與落子之聲或據案彈指之聲或移動坐椅之聲又若有喟然歎息者一夕大兄與仲兄方在書室論文忽聞對面案上有剝啄聲將燈光旋轉照之其聲如故逮移步往視則無聲旣還則復響矣遂置之不理又一日大姊因瘧疾偃臥牀上忽聞帳後如有人驅貓者俄一貓自牀下走出

乃郎署中所畜之黑貓也至於天陰微雨之夕夜深月黑之時鬼聲啾啾若近若遠或在簷際或在樹間又余所習聞而不措意者矣

荒徼人鬼雜處

咸豐年間有謁選得廣西某土州州判者是時廣西甫罹鋒鏑而此州被禍尤慘州判既赴省謁見上官始知歷任州判皆僦居省垣不之官者十餘年矣上官亦知而不問或反予之差事以示調劑州判以爲無論此缺如何瘠苦總當一莅其地僚友咸尼其行適有自州來

者告之曰此州城中居民僅數十戶荊榛瓦礫滿目蕭條鬼多於人約數十百倍惟日中時不見鬼影及日稍昃則羣鬼已出沒牆隅與人無異其聲啁啾不甚可辨終日人鬼雜處肩摩踵接不相畏避亦不相聞問雖居之幸無他禍然此所謂鬼鄉也不如勿往州判不信毅然前往將至州行百餘里不見人煙田中樹木皆大可合抱野獸叫嗥相逐州判始有戒心既入城忽見闤闠夾道陳設百貨熙攘往來者幾與繁庶之區相似私念邊城有此景象傳聞之言殆不可信矣謁見知州知州

噸蹙謂之曰我居此荒城今已安之若素乃勢有所不得已也子可以不來而必來亦太愨矣州判問向見城中繁庶之象通都大邑不過如是何謂荒城知州笑曰日後當自知之既已到此此間不乏空宅呼吏導往署外一甲第居之征裝甫卸似聞內宅尙有婦女笑語聲私念當别有官眷賃居此耶因連日勞頓遂卽酣寢明旦甫啟房闥見對面有一房陳設精麗揭起錦簾一美婦人方對鏡梳妝梳畢呼婢取水盥漱旋入內室婢復梳盥如前忽聞外宅有傳呼某太太拜會者室內婦人

冠帔補服出迎又一婦人年近四十亦冠帔補服而入兩婦互道寒暄攜手就坐州判又念今日天氣清明所見決非鬼物且鬼多飄忽而此則形聲確鑿鬼多陰慘而此則容貌華美土城中有此等官眷正不得以荒僻概之何知州之欺我也移步前進將諦視之兩婦一婢忽皆以手自絜其頭對州判而笑州判魂不附體盡氣狂奔徑詣州署復見知州告以所見卽日啟行知州復遣兩吏以小車送之出城州判欲覓向所經之闤闠但見頹垣破瓦蔓草荒烟而已始晤前日所見乃鬼市也

於是疾馳出境返至省垣即日引疾歸里終身不仕

人鬼對談

無錫南鄉人有過七者以賣鍋爲業設肆貿遷數代矣因寓居焉年近五十忽喪其妻過七鰥居一室有婢曰小鬟年十四五嘗使展衾寢於牀下以備不時役使一夕三更後過七睡醒呼小鬟進茶忽聞小鬟連呼七官諦而視之其妻音也過七乃披衣起坐與之對談小鬟忽近握其手曰七官別來半年我因思念不置今夕特來一會問以死後情景對曰我生平爲人直道尙無

大惡故死後並無拘束大概情形與在陽世無異惟不見日光耳問以死後曾回無錫否對曰我曾還鄉數次往來迅速自較陽世爲便易惟族中窮人見我回家糾纏借錢者不少是以我不敢久留仍來寶應蓋過七之叟向以儉嗇聞於鄉故爲鬼而其性不變也問以今居何處有人相伴否對曰我即在此宅間壁賃一室居之僱一老媼相伴媼即寶應鄉人口音與我不對又不善煮飯諸多不便亦勉强用之耳問以家有要緊契據某件遍覓不見今果何在對曰在某匣某抽屜內隔層之

下因[illegible]矣者但搜尋抽屜而不觀其下層是以不見也問以店夥查姓領本錢百餘緡回南置貨乃一去不來自在無錫開張席店殊屬可恨我將赴無錫呈控嚴追可乎對曰我專爲此項而來斷斷不可涉訟凡事讓人一分在我受益三分若一經官府則受人氣惱耗費錢財經年累月不得休息殊非長策且查某居心險詐殆將自斃若往追前賬則禍及吾家恐所費不止數百緡已也既而曰吾去矣吾兩人不久可仍相會塵世之事勸君看破亦勸君千萬保重小獺年已及笄可卽配人

勿久留也於是小癡如眠初醒甚覺疲倦問以前事則

曰我方將進茶之時忽見一媪手執紗燈自壁角走出

主母隨後而行近及吾身主母忽以手擊吾腦後遂已

不省人事亦不自知作何語也明日檢查某匣抽屜之

下層契據宛然在焉未及兩月鬧查姓為他債主所逼

服毒而死債主多受波累過七始悟其妻言之不爽也

逾年過七亦以疾卒

舊鬼玩月

無錫北鄉有村曰胡家渡者一塾師訓蒙於其門每日

暮有一挑雜貨擔者至村如糖果蜜餞之類皆有焉訓蒙師與其徒各稍買食物以爲消遣每日入至三更而返日以爲常一夕忽不至盼之兩月而雜貨擔始來塾師問其故挑擔人曰此次一病幾死幸而痊癒余從此往來此道不免有戒心也蓋挑擔人之家距村約十里是夕三更後由村間家月明如晝道經一橋忽見兩人憑欄玩月身長不及三尺而鬚眉皓白相對喁喁其語了不可辨挑擔人心知爲鬼然四顧曠野欲退無路只得放膽挑擔上橋徑過且曰請先生稍讓闢一人曰是

人可惡速擊之挑擔人由此暈倒人與擔直墜至橋下五更以後有行夜者見而呼醒之送之回家一病兩月大鬢眉皓白而長不滿三尺春秋左氏傳所謂新鬼大故鬼小者豈不信歟

鬼買餻餔子

句容鄉婦有以產死者厝棺荒墟其鄰近賣餻店每日見一婦人來買餻兩枚及晚穿錢必有紙錢灰適如婦人買餻之錢數店主怪之明日復來乃以盆水受其錢婦遽泣曰實告君我非人也我以產死旣入棺而子生

每日買餻哺之當佑店中多獲生意凡貿貨客夜來者皆我所爲也因復哀籲曰吾家現已無人此子久在棺中終難得活且與店主同姓如蒙救出撫育爲子則生生世世銘此大德矣店主惻然許之因曰吾恐以開棺獲罪奈何婦人曰方感大恩開棺何害因告以地址方向嗚咽拜謝嚮然而沒店主依言覓之果得一棺啟之尸尙未朽即買餻婦也一孩微有溫氣灌以薑湯始能啼能動店主遂撫爲子而葬婦棺及兒已長願以貿易致富店主告以其母墓所在使往祭焉夜夢其母告曰吾

昔爲汝買餻每過某溪浮水而渡甚覺苦楚汝今宜建一橋以便行人其子乃建橋溪上名之曰買餻橋何容人至今能道其事

鬼欺衰老

吾錫北門外大橋縣令決死囚之地也道光中有顧君字雲薌者以書畫名年七十餘矣一日三鼓後提燈獨過大橋陰風忽起於橋上燈光陡滅有數十無頭鬼逐之大駭奔至橋下背一店門而立鬼已踵至皆手挈其頭對之而笑顧君神魂不附體頹然倒地忽見紅光兩道

自遠而至鬼皆散走近而視之則所素識之王氏兄弟也驚喜呼救乃送之歸未數月而病卒顧君嘗語人謂王氏兄弟必貴旣而一舉孝廉一以監生終頗以干涉訟事見輕鄉里豈其根基雖厚而行事有以折減之歟抑年少氣盛不必有大福祿而亦爲鬼所畏歟

東平州牧相尸遇鬼

余友朱偉度太守 祖駿 之權知東平州也頗有能名一日赴鄉閒相一老媪尸冒雪前往偉度向有喘病又飢寒半日及回署氣息奄奄面無人色偉度之妻捧薑湯

進之甫啜數口陡然大吐噴及其妻之面其妻暈倒于牀而偉度則爽然神清矣其妻忽作囈語搖其首若六十餘老媼者儼然東平人也瞪目言曰余子無狀終日在外賭博不問家事致余氣忿尋死乃復移余於富家某氏之門藉尸圖詐生不能事死又暴露之且遠勞太爺之駕若不嚴治余子余死不瞑目偉度謂之曰汝子固當嚴治但衙署深嚴汝何敢至此對曰余抱憾無窮亟欲申理太爺在尸場時余鑽入轎中惟時太爺偏身發冷余乘間入太爺之口由口入腹適飲薑湯半碗余

熱不可耐由喉間衝出不意適値太太今特借之以宣
余意偉度怒曰汝混入衙署又纏擾太太不自知罪乎
因呼曰速取杖來我將扑之其妻作惶怖叩頭狀曰我
速去我速去但求太爺處治余子偉度問曰汝子洵有
罪將絕其性命乎對曰不必絕其性命但求杖之一百
警其將來而已余欲出署懼爲門神所執求太爺遣人
炷香引余則出矣偉度命如其言其妻遂醒明日偉度
爲斷是獄杖其子而遣之州人多服其公明云

冤鬼鳴冤

余弟誠伯之知漢川縣也去城三十里之蚌湖口有劫盜數人拒殺事主一案盜首何大安逃奔十五里天尙未明爲兵役所盤獲收禁獄中供稱夥黨五人已逸正在緝捕會有形迹可疑者三人前來探獄禁卒怪而羈留之執而訊之皆盜夥也明日又在河邊盤獲二名數日之閒劫盜六名全數擒獲縣民驚謂非鬼神默佑不能至此時壬午十月初六日也先是十月朔四更誠伯在內寢將卧時聞後牆外有喊冤者若近若遠乍左乍右其聲慘厲意其必非鬼物連喊三夜姑遣差往查曾

云牆外離居民甚遠此殆非人不日當有重案初四夜喊聲較早闔署無不聞者然鬼聲無若是之發揚僉謂當係更夫與冬防巡勇警夜聲也初五夜尙有喊聲初六日諸賊悉被擒後即寂無音響而查事主被殺之期乃初一夜也其鬼既能鳴冤於縣署又使諸盜不縛自獲鬼亦靈矣誠伯又細詢更夫巡勇並無警喊之事云

聽署貓精

外叔祖顧半厓先生遊幕河工嘗言道光年間居南河某廳署內屋上常有一貓精長二尺許頭戴氈笠肩挑

兩小箭效擔水夫之狀每晨起必從簷前經過人亦習與相忘後因偷喫食物庖人狙擊殺之庖人即擔水夫也覗其氈笠蓋拾取敗氈緝成者其兩小箭則取小木片綑紮爲之夫貓而成精其閱世當已久矣然擔水夫能擊殺之究尚無甚伎倆至其所慕效不過擔水夫之屬貓之心目間但知有此人蓋亦積威壓之漸也

怪物幻形

憶余十一歲時居西溪顧氏宅中聞鄰右秦氏言狐爲祟每至初更舉族健男十餘人執刀槍劍槊各持燈火

升屋四望方紛呶時鄰舍左右忽聞有人在屋簷上欬且笑者又有見兩蒼頭從高樓跳下者余在家方輟讀亦聞有人躡屋瓦而行聲甚厲余亟推窗視之則闃䠞跳奔避聲益厲迄無所見明日又有鄰翁言天甫黎明見巨盜四人面繪五色開秦氏大門而出揚揚向西去及天明後視之秦氏門固未開也於是形聲變幻倏忽無定比鄰十餘家皆云有所見聞疑懼不敢安寢如是者帀月一夕四更後余家寢室外一銅盆忽在桌上旋轉不已時惟先太夫人與一戚媪分兩室而居余與諸

弟亦居室中太夫人聞銅盆旋轉聲覺有異乃喚戚媪取牀下鑼鳴之鑼聲起則無所聞鑼聲止則銅盆旋轉如故太夫人謂戚媪曰吾與汝不可不出乃皆啟寢門而出聞物自窗隙奔逸其聲甚惶遽窗外大桂樹珊珊搖動天已微明太夫人自窗隙窺之樹下原有一大缸覆地忽見缸中透出黃爪在地爬搔須臾一物闖然而出固家中所畜黃貓也四顧而嗅遂忽不見未數日太夫人右腕患一疽危篤異常家人復取所畜黃貓覆之大缸以試之貓嗚嗚在內叫號竟不能出也他日貓徧

身發腫幾死而外祖母侯太夫人素不信鬼怪聞之叱曰烏有是事未幾外祖母亦發毒數月甫愈太夫人病轉劇醫治年餘乃愈怪亦不復至不知是何物也或以爲狐或以爲蛇云異哉物之自窗間突出似尚有所畏忌乃太夫人一病幾殆豈其毒氣所中歟然自是比鄰左右不復聞怪物爲幻蓋已毆之遠去矣

蒙陰狐報仇

山東蒙陰縣之蒙山向多狐獵戶以冬令入山圍而獵之定例蒙陰縣令於一月前出示曉諭准於某日開獵

某日封山俾諸狐知之得以先期徙避蓋古者網開三面之意而狐亦必故留其老者病者有罪當死者以供獵戶之求歲以爲常衆獵戶雖執業在一時皆足供終歲之食惟所獲多草狐類皆賤品欲驟致重利不能也某大令方莅任頗以好貨聞獵戶相與合謀斂貲賂之緩其出示之期而准獵戶入山縱獵狐出不意狂奔驚竄駢死于火鎗之下於是羅列珍品有青狐黃狐火狐元狐之屬獵戶皆獲利數倍大令亦遂饜其所求一日大令方坐衙齋治文書有一白鬚老人突入謂之曰余

狐祖也汝爲縣令凡事當循舊章辦理乃貪利骫法忍徇獄戶之請殺之子孫爲汝所殲多矣余必有以報汝怫然而去出戶數步遂忽不見越數日大令之子方在浴室忽墮水死未一月大令遂丁外艱以去論者謂大令之父老病侵尋其子無故墮水殆狐之所爲若丁憂則偶值其時也厥後同里許君國瑞往權蒙陰縣篆見署中有空室三楹相傳狐祖所居往往現形一叟青衫氈笠貌頗樸野云

甯紹台道署內狐蛇

余將赴甯紹台道任時卽聞甯波有三將軍之說皆巨蛇也其在提督署中者曰大將軍在道署中者曰二將軍在府署中者曰三將軍然向不輕出見及余到署細察形迹惟署後有小屋供財神其旁塑白鬚而坐者三人詢之舊吏乃云狐也署室承塵上常有聲響始以爲鼠入而訴之與鼠稍異或於板壁及桌椅上作剝啄聲余厲聲呵之乃稍止然旣止復響旣而試得一訣但若無所聞者置之不理再響數次卽不復響矣僕婢有失小物及頭足微疾者均往財神祠中燃香燭亦頗有奇

驗但事稍重大則不靈一日余方午食仰指承塵謂內子曰彼已數月不響矣言未已而聞噎塵之聲若撒豆者各室中多有微響旬餘乃止乙酉上元之晨余起盥沃忽聞板壁有響甚厲與平時不同余大聲斥之亦不稍止適接電報知法將孤拔率五戰艦已入蛟門來攻鎮海余乃悟彼來報信也因曰此後如有警信即能來報待到事平當書一匾額送之自是凡聞室中有厲響者必接警電法船既退余乃撰書一匾懸之祠中余久欲察巨蛇蹤跡而無所見惟盛暑之夕署中人每見一

爲蛇長丈餘橫卧院中乘涼欲呼衆人往觀則忽不見然並無他異似不足營將軍之目又聞前任某觀察有一族姪女在署一夕忽不見明日東城外十餘里之鄉人來報有一女墮於田中遣人驗之乃迎以歸女云三更睡熟後忽覺御空而行鼻中微聞有腥風然並無所見天將明乃墜下云衆意此乃蛇之所爲惟余所聞署中之響不知其果爲狐歟爲蛇歟余無以攷其實矣

蛇死爲祟

無錫南門外窯戶甚多俗呼之曰老窯頭同治丙寅有

某甲買一古窯窯已閉棄數百年矣將啟而用之忽見窯中大小蛇無數皆毒虺也盡擊斃而火之有一蛇大如甕盤亦死於火頃之某甲大病將死蛇附之而言曰我已修百餘年未嘗出爲人害汝不與我一信而突來開窯使我不及遷避無故殺我且殺我子孫甚衆今日必索汝命蓋俗例凡起造動土必於數日前祀土神則百蟲無不徙避某甲開窯實未祭土也於是家人涕泣哀籲許蛇以諷經超度不可許以拜七日梁王懺又不可許以拜懺而兼立蛇王廟蛇乃允之某甲尋愈於是

軍將山有蛇王廟云

巨蚌成精

上海蕭家浜水通黃浦咸豐五六年間士人往往於晦冥之夕見河濱有光燭天儼同月夜河濱有大榆樹數百年物也一日有客向士人欲買此樹願輸錢百緡士人異而詰之客曰此樹腹空已久中有靈草一莖而此河由黃浦通大海汝等獨不見夜有寶光如明月者乎此巨蚌也彼在海中修鍊多年來此欲食仙草以成正果吾所以買樹者將取草以釣蚌也士人聞之皆謂明

月之珠乃無價之寶吾輩何愛於百緡乃謝客勿售相
與鋸樹取阜復築壩截斷河流戽水使涸河底果有兩
巨蚌皆如百斛之舟相對翕張作欲齧人之狀士人既
不敢近乃懸仙草於長竿以誘之蚌來逐草其行如風
竿與草皆爲所吸食持竿八駭極幸而跳免士人以爲
蚌不出壩終當涸死欲持久以困之數日後蚌忽不見
蓋已騰躍而越壩矣然每夜寶光仍見於黃浦相去不
過數十里耳俄有兩女子美麗絕倫赴縣署投狀自稱
立願出家修道有惡少年鄔生强佔爲妻不令得歸母

家求縣主速賜拯拔問其居址云在黃浦旣而一書生來訴狀自稱鄔姓幼聘彭氏二女爲妻今欲賴婚求縣主速賜清理問其居址亦云黃浦旣而縣役持票拘人則浦濱固無彭鄔二姓者徧詢舟人亦皆無之遂置之不理越半月兩女子復來縣催訊幷訴於道署詰以鄔生旣難拘到作何處治女子稱但書黃紙聲明鄔某應按律懲辦鈐以縣印以某日某時焚而投之黃浦則可矣縣令如其言試之忽見血涌水面則一大黑魚長五六丈已浮水死矣身似被刀斫者是夜寶光遂不復見

後常見於海外之蚝山始知蚌之久不出黃浦者為黑魚所阻也而彼此赴訴先得縣印者勝印之威靈亦赫矣哉

樹靈報仇

光緒辛巳三月初五日天津府署附近民居失火燒死四人其居主則鹽運司署之書吏也先是書吏所居院中有老樹一株書吏以其侵蔽日光將伐去之或言此係百餘年舊物不宜斬伐書吏不聽斧尋既縱紅水噴溢殷如血痕亦不顧也將發火之前數日書吏每於清

晨夢見白鬚老人戟手謂之曰汝與我爲仇我亦當與汝爲仇汝勦絕我命我亦當勦絕汝命如是者三日書吏怪之出以告人亦莫喻其故也及火發卽在伐樹之處亦不知其所自來書吏及其二孫一傭媼皆死焉其大門及比鄰屋舍均無恙趙桐孫告余曰凡百年以外老樹往往能爲人禍福史冊固常見之而近事則尤可徵浙江義烏縣署中有大樹侵礙屋簷某大令莅任命伐去杈枒旁出之兩枝大令有已嫁守寡之女攜其三歲子在署忽囈語曰方今某氏家運尙旺我固無如之

何若汝家則門祚衰矣姑借汝子以顯吾之手段彼去我兩臂我亦當取汝子一臂以洩吾恨言畢瞋目切齒取利剪斷其子之左臂鮮血淋漓旁人奔救不及女亦醒而大哭不自知其所以然蓋爲樹神所憑云嘉興人有陳姓者由孝廉入貲爲中書舍人家有老槐一株數百年物也舍人有妹壻爲狐所擾一日赴陳氏狐不復至比歸則狐擾如初家人研詰其故狐始不肯言繼乃曰陳氏有黑將軍氣象雄猛吾甚畏之舍人乃迎妹壻下榻書室其居適與老樹相對狐久不至陳氏每歲祭

樹神一次以其庇蔭全宅也祭樹之日狐忽來擾家人復詰之對曰今日乘黑將軍之醉姑再來一敘眾始知黑將軍者實樹神也厥後數年樹被雷擊而陳氏亦漸衰替人謂陳氏前此家道殷實人口蕃祉頗得樹之呵護一旦雷神致罰豈樹之精靈歷歲久而將爲祟歟固未可知而要之陳氏數十年之盛衰實與此樹爲始終云余謂桐孫之所聞固不誣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老樹閱世至百年得日月之精華受雨露之滋培其靈氣愈積愈厚則無知而若有知亦理之可憑者如謂老

樹盡不宜斬伐伐之必攖其禍則亘古以來參天之木將充塞乎宇宙揆之於理當不其然凡人之偶爾獲禍者或其平日所爲背棄常道殃咎將至而樹靈乘之爲祟所謂其氣餒以取之也抑聞古聖人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蓋以天地所生之物不忍無故殘損也而況老樹閱世至百年以外者乎彼違天地好生之德肆意戕物可以無伐而必伐之則獲禍宜矣若夫循自然之勢審當然之理而行以惻然不忍之心樹靈有知當曉然於氣數之不可逃也夫孰得而祟之

孝子獲福

湖南甯鄉農民謝上達生不識字而有至性其母病攣蹏不能動作上達傭賃以養母每雞鳴起炊黍熟調甘旨一簋溫盥湯烹茶備巾盂蓋箸豫置母榻旁稟命畢乃趨傭所傭甚勤功常倍他傭日未暮白傭主返奉母餐畢然後盥濯休息傭主與酒肉必歸遺母傭不遠去以二三里爲率便定省也母髮亂躬爲櫛沐衣穢垢躬浣濯之暑月爲母澡浴不少厭怠母病寒苦鼻塞口承母鼻以氣吸通之暇則坐母旁說委巷瑣屑之事以悅

母鄉村有燈會或演劇必背負往觀之雖暑雨祁寒深夜不以爲勞如是者二十餘年母既卒每值當祀之辰出市酒肉楮帛晚出田隴間迎神慰問其母且語且笑如生時既設奠則躬坐筵側勸加餐焉祀畢則涕泣哽咽送之田隴間上達有兄早世至是乃呼兄祝曰母老矣病不能行兄其背負之毋使疲於道路言至此輒慟哭不能止道光二十年長沙人有扶乩者或問天下有幾許孝子乩書某某等二十餘人俱獲天佑及身富貴謝某已老當以來生獲報可擁八騶也上達初赤貧既

乃小康且健甚年八十始歿夫孝爲百行之先壽爲五福之冠天之所以報純孝者亦何必待來生哉

李遊戎遇魅附

廣州有李遊戎名承烈者從軍黔省偶失道天且暮矣遥望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扃閉嚴固扶扉入殿宇宏壯然蓬蒿沒徑似絕行蹤者西廊停一柩東廂頗潔而空洞無牀几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寢命兵役秣馬殿後夜半若有扶之者驚寤適月色横窗輝耀若晝見琵琶盤旋空際戰戰有聲異之危坐諦

視忽撲面來撻其額遊戎躍起拔刀揮之忽裂爲二復兩相膽繞往來如織連擊之輒上下閃睒莫能中如是者久之遂無所見遊戎亦倦極將就枕闇際中格格作響穴窗窺之見柩憑兩欖若足躑躅而前已至戶側抵觸甚厲牆宇震搖卽破窗跳出柩卽旋轉隨其後駭極奔避殿內柩亦踵至乃躡登神龕甫攀幔見一紅裳女子立龕內向之而噓寒風刺骨暈絕仆地天明兵役入救則東廂琵琶與西廊之柩皆如故也遊戎大怒火其寺而去

蘇州瑞光塔蟒蛇附

蘇州盤門有瑞光塔乙亥之夏大府籌費將重修之屆期工匠緣梯至塔頂忽見一巨蟒頭大如巴斗腰圍三尺蟠踞塔心腥穢特甚驟觸其氣皆昏暈墜地死一人傷一人董其事者無可奈何遂設酒餚香案禱之曰今日奉大府之命一郡風水所關且恐傾攲而妨民居也請暫避以蕆此役俾獲覆命夜夢一老人衣冠而前曰君此舉誠美但余在此修鍊已千年未嘗賊一命戕一物早知今日有此劫過此便可得道惟兩匠因我而死

傷又須遲三百年乞君成全後當圖報董事者以此覆大府遂命輟役後數年吳子健中丞飭局修建已卯六月塔頂被旋風吹折云

薔薇㮚人

駐英二等參贊官黃遵憲公度之弟名遵路字公望者嘉應州諸生也年三十餘忽發狂疾醫調漸愈越三年復發人勸之服藥不應謂所親曰吾疾豈藥所能治耶自吾始疾常見一白頭翁又爲天神鬼魅之狀多方誤我耳目心口皆束縛不能自主此數月來則宛然一十

七八好女也日就攖我誠不知何孽然幸勿語人恐人疑我生平有遺行也又言此女自道其姓名及稼飾甚悉有時忽瞋目拊牀曰幸吾有把鼻不然者殆矣先是公度從祖家有薔薇花一株或見其化爲人而其家有發狂疾者乃移植於東偏與公望居相近而公望又發狂疾家人疑此花爲妖議芟夷之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日加午家人潛伐樹掘其根將棄之野公望不知也忽於是時剚刃於腹大叫倒地創不甚深越日而卒

庸盦筆記卷之六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余既刻薛公海外文編明年公子慈明復以筆記相屬亟爲校理期年蕆事筆記之作由來舊矣大抵尊聞談故間涉寓言此編體例分類編目悉公手定其論事平正通達涉筆謹嚴與文編相表裏餘雖隨筆劄記類皆馳騁精覈自備一格回憶一鐙侍側聽論往事娓娓不倦今僅得於此編讀之前日之樂渺焉如夢幻之不可復接可慨也夫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甲申朔蕭山陳光淞謹跋